

长篇小说

大清 十三行

盛和煜 著

下册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书局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大清 十三行

盛和煜 著

下册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书局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怀一颗忠臣孝子的心，
做一点儿东张西望的事。

建和号

目 录 | CONTENTS

001	第一章 “商欠”之痛
018	第二章 又见“哥德堡”号
035	第三章 “哥德堡”号的沉没
051	第四章 种痘观音
068	第五章 三木之下，何求不得
085	第六章 花艇女
100	第七章 告御状
119	第八章 怎一个“情”字了得
136	第九章 世界之王
151	第十章 第二次叩门
168	第十一章 东印度公司解散
185	第十二章 野蛮人的眼睛
202	第十三章 钦差大臣致英国女王的一封信
219	第十四章 鸦片战争

第一章 “商欠”之痛

伍敦元站在码头等人。

一只帆船朝码头而来，船头伫立一人，长须垂胸，正是晋商关胡子。

“关兄！”船靠码头，伍敦元高声喊着迎上去。

“敦元！”关胡子三步两步跨过跳板，也朝这边跑来。

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关胡子端详着伍敦元：“好，一点儿都没有变，还是那样精干。”

“关兄你倒是发福了。”伍敦元伸手去拿他拎着的藤箱，“我来吧。”

“不用，不用……”关胡子拗他不过，便松了手，“敦元啊，知道你这些年生意越做越好，越做越大，老兄咱真是比什么都高兴啊！”

伍敦元：“你关兄还不是一鸣冲天！”

关胡子：“哎呀，那要多谢你！没有当年‘哥德堡’号那笔生意，就没有咱老关的今天。你是咱的贵人哪！”

伍敦元：“看你，事情都过去多少年了，还老挂在嘴上！再说了，当年‘哥德堡’号那笔生意，你也帮我掘到了第一桶金。这么说来，你也是我的贵人啊！”

关胡子大笑：“好啊！互为贵人，咱们两个联手，无往而不利！”

伍敦元：“所以，现在我手头大批的滞销呢绒，就要指望关兄了。”

“嗨？刚下船，你还没给咱洗尘呢，就开始谈生意了？”关胡子笑着说。

“是我的不是！”伍敦元也笑了，“已备菲酌，给关兄接风洗尘，除请了我们十三行的总商卢叔卢老板外，还特别请了一个人来作陪。”

关胡子：“谁？”

伍敦元：“你猜？”

关胡子：“没头没脑的，怎么猜？”

伍敦元：“小斯当东！托马斯·斯当东！”

关胡子：“啊？！”

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何况又是多年不见的老相识！

酒楼雅间内，一张不大的圆桌，五六样精致的菜肴，伍敦元、关胡子、卢文中、斯当东四方而坐，推杯换盏，好不快乐！

“来！斯当东先生，把这杯也干了。你可不要忘记，咱们当年还是合伙人哪！”关胡子已是喝得满脸通红，不停地找人干杯。

伍敦元也很兴奋：“说到合伙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斯当东‘啪’地将那5两银子拍在茶几上，说，‘我入股！’真正让我又好笑，又感动！”

斯当东：“不，浩官，是你主动担当起对‘哥德堡’号的责任，那更让人感动！”

卢文中感慨道：“一个广东人，一个山西人，还有一个英国人，却因瑞典国的一艘商船成为合伙人，做成了一笔大买卖，真正是商界佳话，一段传奇啊！”

“传奇不传奇咱不管！”关胡子又斟满一杯酒，对着伍敦元，“反正哥哥咱这回来广州，你伍敦元有多少积压的呢绒，哥哥咱全包了，价钱你看着办！”

伍敦元也连忙把酒斟满：“关兄肯收我积压的呢绒，就是帮了我天大的忙，价钱上我还敢占你便宜吗？这样吧，不管你在西北市场的呢绒收购价是多少，我只要其三分之一，如何？”

关胡子一愣：“三分之一？你不占咱的便宜，咱也不能占你的便宜……”

伍敦元笑：“这笔账我早算过了，大家都有好处。怎么样？你要同意，就把酒干了！”

关胡子高声道：“咱没白交你这个朋友！干！”

两人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斯当东一直注意地听着他们俩的谈话，这时问道：“关先生，您刚才说浩官积压的呢绒您全包了，怎么？是俄罗斯那边的货源又断了吗？”

关胡子还没开口，伍敦元替他回答道：“不，俄罗斯那边的货源也很充足。是我给关兄写信，我手头有大量积压呢绒，而且价格肯定比俄罗斯便宜，他才赶过来的。”

斯当东：“噢，那关先生这次能够收购多少数量的呢绒？”

“哦，这可是商业机密，我不能告诉你，只能告诉他。”关胡子眨巴着眼睛，抓起一块毛巾，搭在右手背上，伸给伍敦元。

“这又不是骡马市场！”伍敦元一边笑着，一边将右手伸到毛巾下，攥住关胡子的手，两人拿捏几下，伍敦元收敛了笑容，“关兄只能收购这么多吗？”

关胡子更为诧异：“怎么？咱收购这么多还不够吗？”

伍敦元将手从毛巾下抽出来：“我一个人够了。但是……”

关胡子：“你够了不就行了呗，还但是什么呀？”

伍敦元：“但是……”

关胡子却转向斯当东问道：“斯当东先生，你们东印度公司究竟强行搭配了多少呢绒给十三行啊？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斯当东：“做生意的意思就是赚钱，能赚到钱就够意思，赚不到钱才不够意思。”

伍敦元：“这不怪斯当东。关兄，你不能再多收购一些吗？”

关胡子：“如果能，咱还用得着你说吗？”

“也是。”伍敦元沉吟片刻，抬起头来，“关兄，这笔生意你与卢叔做吧，他比我更需要将手中的呢绒脱手！”

卢文中一惊，他压根儿没想到伍敦元会将这笔生意让给他！连忙站起来，双手直摆：“敦元，使不得，真的使不得！没有这个搞法……”

伍敦元却只看着关胡子：“关兄，你如果同意，明天你们就签约成交，好不好？”

关胡子感动地：“你伍敦元这样讲情义，咱还有什么不同意的？”

斯当东端起酒杯：“我建议，为这崇高的时刻干杯！”

卢文中只觉嗓子哽塞，哆嗦着举起了酒杯……

突然，门外一个人将脑袋伸进来：“我听得声音熟悉，果然是你们！”

几个人一看，原来是汤炳立，连忙招呼：

“是汤老板啊！快进来，坐，坐……”

“我来介绍，这位是汤老板，是我们十三行永益行的老板；而这位关兄，乃山西富商，当年与敦元做成‘哥德堡’号那笔生意的就是他……”

兴尽而散，这晚关胡子醺醺然回到客栈里，已经快后半夜了。他就着冷水匆匆洗了把脸，准备睡觉。

有人敲门。

关胡子打开门一看，是白天在酒席上认识的汤炳立。

关胡子：“啊，汤老板？”

汤炳立：“怎么，关老板，就准备睡觉？”

关胡子：“不睡觉还能干什么？再说，明天上午还得去卢老板那里签约哩！”

汤炳立：“咳，明天的事归明天。客旅寂寞，长夜漫漫，总得找点儿乐趣打发时间吧？我陪你白鹅潭喝花酒去！”

“白鹅潭？”关胡子眼中放出光来，“好久没去那地方了。那年在广州盘桓时，我曾把一条花艇包了五天，那艇上的姑娘真好，我记得，一个叫梦桃、一个叫柳叶……”

汤炳立笑着：“今天不正好去重温旧梦？”

关胡子：“唉，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们都只怕成了大嫂大婶喽！”

汤炳立：“所谓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嘛！走！”

灯影桨声中的白鹅潭，歌声隐隐，香风细细，似乎更加风情醉人了。一只花艇泊在潭畔。花艇上关胡子已经喝得醺醺然了。

汤炳立还在一个劲地向他劝酒：“来，关老板，满上满上！不是我夸您，山西人就是豪爽，您呢，也就是关帝爷再生！”

关胡子端着酒杯：“你小子……别，别给咱戴高……高帽子，咱是，咱是酒醉，心，心里明……你拖着咱喝酒……到底有什，什么事……你说，说……”

汤炳立：“哎哟，关老板您可真是火眼金睛呀！好，干了这一杯，我给您说！”

两人碰杯，关胡子将酒一饮而尽，汤炳立却悄悄将酒倒入了潭水中。

关胡子：“说，说吧……”

汤炳立：“其实呢，我不说你关老板心里也清楚，我手头也有大批积压的呢绒，也想拜托您销出去。”

关胡子：“那不，不行……我已经答应卢，卢老板，明天就，就和他签……签约……”

汤炳立：“可我急着要钱用啊！”

关胡子：“敦元说，卢老板更，更……需要钱用……”

汤炳立：“你别信他的，他那是讨好总商。”

关胡子：“敦元是咱的好，好朋友……咱，不信他？难道，信，信你……？”

一个仆人打扮的人匆匆跑来，上得花艇，附在汤炳立耳畔说了几句。

汤炳立诡笑起来：“关老板，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关胡子：“啥好消息？”

汤炳立：“你那两个老相好，梦桃与柳叶，我已经打听到她们的下落了！”

关胡子惊喜地：“啊！她们在哪里？”

汤炳立：“在哪里？在等你！”站起身来，吩咐仆人，“走，前面带路，领关老爷重返温柔乡……”

日头高高照在卢家大屋麻石装嵌的高大正门上。门前青石地早扫得溜净，显然是恭候贵客。

此时客厅里，卢文中与伍敦元在等候着关胡子。

伍敦元不时掏出怀表看一看，看样子他们已经等待很久了。

伍敦元：“这个关胡子，说好上午8点半来签约，怎么这时候了还没到？”

卢文中：“谁去旅馆去接他？”

伍敦元：“广贵啊！广贵不会误事的。”

卢文中：“要不，关老板昨天接风宴上喝多了？”

伍敦元：“他那个酒量，再来一倍还差不多。”

卢文中：“再等等吧，如果还不来，我们就过去看看，别出了什么事？”

正说着，仆人进来禀报：“老爷，那个姓关的客人到了！”

卢文中连忙站起：“快请他进来，快请……”

话未落音，只见关胡子一头闯进来，见了卢文中，二话没说，“扑通”跪倒，叩了一个头说：“卢老板，咱对不起您！”

卢文中被他这一下弄得不知所措，连忙把他扶起：“快起来，快起来！关老板，好好的怎么会对不起我呀？”

伍敦元也很是惊讶，上前把关胡子扶到椅子上坐下，问：“关兄，你怎么啦？”

关胡子却只是摇头叹气，翻来覆去就是那一句话：“咱对不起卢老板，对不起你伍敦元……”

伍敦元急了：“对不起，对不起，天大的事你也说出来嘛！卢叔还在这儿等着你签约呢！”

关胡子：“就是这个约，签不成了……”

“签不成了？”伍敦元吃了一惊，“怎么签不成了？”

卢文中不觉也竖起了身子，要听关胡子怎样回答。

“咱，咱……”关胡子脸涨得通红，声音却像蚊子叫，“咱，咱已经与汤炳立，汤老板签了……”

“你与汤炳立签了？”伍敦元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抢在卢叔之前与你签了合同，让你收购他积压的呢绒？是不是？”

卢文中摆摆手：“敦元，你别急，请关老板慢慢说……”

关胡子耷拉着头：“咱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昨天晚上，汤老板又找到咱，拉咱去白鹅潭喝酒，提出要与咱签约，咱说已经与卢老板有言在先，就没答应他……后来，后来他把咱领到咱的两个老相好那里，又喝了很多酒，又架不住咱那两个老相好相劝，咱就稀里糊涂与他签了……咳……”

听了他这番话，伍敦元与卢文中竟是半晌无语。

关胡子见他俩这个样子，更加愧疚难当，“噌”地站起，就往外走。

伍敦元一把拉住他：“哪里去？”

“找汤炳立去！”关胡子几乎是吼着说，“去把那份合同给撕了！”

伍敦元：“那你要赔偿很大一笔违约金，知不知道？”

关胡子：“赔就赔，咱不能让你们以为咱关某人不讲信义！”

“谁也不会以为你关老板不讲信义！”卢文中站起来，走到关胡子身边，“晋商诚信，天下皆知。反之，如果你撕毁了与汤炳立的合同，那倒是真给人以口实，赔偿一大笔违约金倒是小事，你关老板不讲信义的名声倒真正传出去了。”

几句话说得关胡子愣在那里：“咱，咱该怎么办……？”

“不怎么办。”卢文中拍拍关胡子肩头，诚恳地：“我不怪你，敦元也不会怪你，没关系，和谁做生意不是做。”

关胡子眼眶慢慢红了，这样一个山西汉子，竟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院子还是那座院子，但院子内已经装修得精致幽雅，看不出有一丝原来破败不堪的影子了。

屋内也已经装饰一新，雕花床、大衣柜、梳妆台一应俱全，把个本来就不大的屋子挤得满当当的，人都难得打转身。

佶山笑吟吟地斜躺在床上，一边看翠巧站在床前试衣裳，一边啧啧连声称赞道：“你看你这身条子、脸模子，配上这衣裳，好看，好看！”

那翠巧将手中衣裳往床上一扔，噘着嘴道：“大人尽敷衍我，这也好看，那也好看，就是不打算再给翠巧添置新衣裳了！”

“你这小蹄子！”佶山骂道，却一点儿也没生气，“才跟着本大人几天？绫罗绸缎衣服就置了十几套，还有金簪子、玉镯子的，却这般的不知足！”

“嘻嘻，翠巧哪敢不知足呢？”虽然知道佶山没有生气，但翠巧还是往床上一靠，偎在佶山怀里发嗲，“晓得大人心疼我，人家才敢开口的嘛！”

佶山搂住她做了个嘴儿，叹道：“你呀，小小年纪，若论风情，竟远胜过你姐姐，唉，不由得本大人不疼你啊！”

听他提起彩珠，翠巧便说：“大人，待姐姐她在乡下养好了病，就把她接到城里来好不好？我们姐妹俩一块儿服侍大人，一定把大人服侍得熨熨帖帖！”

佶山被她几句话说得兴起，一翻身把她压在身下：“且不说你姐姐，你一个人先把本大人服侍好……”

响起敲门声。

佶山一骨碌坐起，因被扰了兴头，恶狠狠问道：“哪个王八蛋？”

门外那八的声音：“爷，是我。”

佶山：“滚进来！”

那八低眉顺眼走进来。

佶山骂道：“你这奴才！早不敲门晚不敲门，偏偏在爷的兴头上敲门，你找不自在啊你？”

等他骂完，那八才抬起头，说道：“爷，刚才两个乡下人来报信，彩珠姑娘她，没了……”

佶山一愣：“啊？还是她那病吗？”

那八：“还是那病，一直不见好，就没了……”

“姐姐啊！……”翠巧早哭了起来……

佶山：“唉，刚才还说病好了把她接回来，却不知她忒地命薄……”

“大人哪……”翠巧此时已哭倒在佶山脚下，“看在我姐姐服侍您一场的分儿上，求大人好好发送她……”

“这个自然……”佶山皱着眉头，“只是我这身份不能公开出面……这样吧，那八，你把办理彩珠姑娘后事这桩差事，交给汤炳立，让他去办。跟他说，办得好，爷心里头记着；办得不好，爷心里头也记着……”

那八：“奴才知道。”

“你也回去几天，代本大人在你姐姐灵前烧几张钱纸……”佶山对翠巧道，“唉，再听不到她唱小曲儿喽……”

也正如小曲儿中唱的那样，“有人欢喜有人愁”。此时卢家大屋的绣楼里，卢家三姐妹却亲亲热热地促膝而坐，看着一只纤秀的手拈着绣花针上下翻飞。

忆卿专注地绣着一帧广绣画；畅云和荔儿在一旁帮她分拣彩色丝线。

荔儿明知故问：“大姐，这幅画是林呱大哥画的吧？”

忆卿：“嗯。”

荔儿：“画得好，大姐绣得也好。”

忆卿：“嗯。”

荔儿眨着眼：“你们俩好般配的，二姐，你说呢？”

畅云倒是很认真：“大姐，看得出来，林大哥蛮喜欢你，你呢？”

忆卿没有停止刺绣，脸却红了：“你们两个小鬼丫头，都乱讲些什么呀？”

荔儿嬉皮笑脸：“怎么还怪我们乱讲？你不喜欢林大哥吗？我要是以后有了喜欢的人，我就不会像你一样不承认！”

忆卿嗔道：“鬼丫头，也是大姑娘了，说话这样没皮没脸的……”

“怎么叫没皮没脸？”荔儿不服气，“大姐，你记得帕斯夫人怎么说的吗？她说女人应该……”

一阵楼梯响，卢文中笑盈盈走上楼来。

几个女儿连忙站起：“爹爹！”

卢文中：“好好，你们几个都在！”

忆卿：“爹爹，什么事这样高兴？”

卢文中扬起手中一封信：“有度来信了！”

荔儿跑上去：“我要看！”

忆卿：“荔儿，别闹，把信给二姐。”

卢文中笑着：“不碍事，不碍事！他这封信是写给我们全家的。”

忆卿：“哦，他说些什么，让爹爹如此高兴？”

荔儿已经飞快地把信看了一遍：“有度哥哥说……”

卢文中：“你二姐夫！”

“是，我二姐夫！”荔儿冲畅云做个鬼脸，“我二姐夫说，他已经从西藏回到了京城。准备向朝廷请假，回广州与我二姐完婚……”

忆卿：“太好了！”

畅云欣喜得绯红了脸。

卢文中：“畅云，上次你的婚礼被刘古华那班人冲了，爹爹一直抱愧于心。这次等有度回来，爹再好好给你们补办一个婚礼，热热闹闹，喜气盈门！”

父女几个都笑起来。

忽然，卢文中听得楼下仆人喊：“老爷！老爷……”

卢文中对着楼下：“什么事？”

仆人：“那个叫哈迪白的巴斯商人来了！”

“啊……”卢文中脸色变了。

他强作镇定，匆匆走进客厅。等候的哈迪白一看见卢文中，便张开双臂迎上来：“啊，尊敬的茂官，三年不见，您还是那样年轻！”

卢文中搔搔头发：“唉，两鬓如雪，还年轻什么啰？哈迪白先生刚从印度回来？”

哈迪白：“是啊，我是昨天回来的，今天却恰好是我们债务到期的日子。哈哈，真是巧极了！尊敬的茂官，您不会介意我如此准时地出现在您的眼前吧？”

卢文中：“我不介意。但我想提醒您的是，您并不准时。前年我去还您钱的时候，您在印度没回来；去年，我去还钱，您还没回来；就在前不久，我又去了府上，

可您的仆人说您还在印度……”

哈迪白打断他：“茂官，您这样说，不会是指责我以在外未归为借口，硬将一笔一年期的高利贷拖成了三年期的高利贷吧？”

卢文中：“我没有这个意思。但事实确是如此。我每次去还钱的时候，都是一个大胡子仆人接待的我，他可以做证。”

哈迪白笑起来：“大胡子仆人，啊，因为不尽职，他已经被我辞退了……”他的脸一沉，“尊敬的茂官，我注意到您用了做证这个词，怎么，您想和我就这笔债务问题诉诸你们的朝廷吗？”

卢文中慌忙地：“不不，我的意思是说，您这笔钱并非我有意不还，拖延至今，所以，在利息上，除第一年按原息，第二、三年，您可不可以予以减免？”

哈迪白：“不可以。我们巴斯人从英国人那里学习到的最宝贵的一点就是‘契约精神’，我们绝不会违背它！”他从口袋里掏出那纸合同“啪”地拍在卢文中面前，“这是我们共同签订的合同，您向我借了8万两年息为30%的银子，三年下来，连本带利，您必须偿还我175760两，一两也不能少！”

“这……”卢文中脸色煞白，嘴唇翕动着，却说不出话来。

斯当东若是在场，不知该会怎样的愤怒！曾经的担心得到了证实，善良的卢茂官陷入了巴斯人阴险的陷阱之中。而更令人愤怒的是，正是这个哈迪白，违背与亵渎了神圣的“契约精神”，他还可耻地以“契约精神”来掩盖他卑劣的手段……

“好吧！”卢文中咬牙站起来，“既然哈迪白先生不肯减免，我认了。不过我还有一个请求，您可不可以再宽限我一段时间，因为我手头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现金。”

“可以，看在朋友的分儿上，我再宽限您一个月。”哈迪白一口答应，“不过这一个月利息必须提高到50%！”

卢文中：“我答应……”

哈迪白又张开手臂：“尊敬的茂官，在告辞之前，请允许我再一次拥抱您……”

卢文中心情极其灰暗地挥挥手：“不必了，您走吧……”

哈迪白已经走了，卢文中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怔。

畅云从里间走出来，默默将卢文中面前已经冷了的茶倒掉，又换上一杯热茶，端到面前：“爹，这件事只有找他了……”

“谁？”卢文中一时竟没有反应过来。

畅云低着头：“潘有度……”

卢文中默然有顷，叹口气道：“也只有这样了……”

他缓缓起身走向书房，沉滞的脚步竟像老了十岁！

书房中亮起一盏灯，卢文中在给潘有度写信。

“有度贤婿……”写了这几个字以后，他便长吁短叹，怎么也写不下去了。想想，他将这页信笺撕掉，又重新写下“有度贤婿……”想想，又撕掉……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信笺上还是只有“有度贤婿……”几个字，而地上竟满是撕碎的纸片！

书房外，荔儿透过书房门的缝隙注视着里边，眼中贮满泪水。

她实在看不下去了，推开门，走了进去。

卢文中抬头：“荔儿，还没睡？”

荔儿径直走到书桌前，从卢文中手里拿过笔来：“爹爹，我来写！”

卢文中诧异：“你来写，写什么？”

荔儿也不答话，提笔蘸墨，“唰唰”几下就写好了。

卢文中拿起信笺，只见那上面写道——

“姐夫，爹爹欠了‘大耳窟’8万两银子，要还他175760两。爹爹拿不出来，只好求姐夫帮助。姐夫，这笔钱卢家以后一定会还你的，荔儿一定会还你的。荔儿。”

卢文中看着信笺，点头道：“就这样吧！”那泪水却顺着面颊流下来……

荔儿极利落地把信封好，双手捧到父亲眼前。卢文中接过这封重似千钧的信，走出书房，交给一名叫卢忠的仆人，再三叮咛着。

卢忠将信揣入怀中，叩个头，起身匆匆离去。

卢文中兀自站在大门口，眼睁睁望着卢忠骑上一匹快马，马蹄卷起一路尘埃，朝京城方向疾驰而去。

只要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按惯例，“洋行三杰”老谭、华云杰与铁拐李每天都要来泮溪居喝下午茶的，伍敦元与卢文中也是这里的常客。今天，除了老谭，几个人又聚在一起。

伍敦元问华云杰：“怎么老谭没来？”

华云杰：“好像他一个徒弟家出了点事情，他赶过去看一看。”

正说着，老谭进来了，脸色有点儿难看。

伍敦元：“老谭，你那徒弟出什么事了？”

老谭：“他父亲投江了。”

众人都是一惊：“投江？为什么？”

老谭：“还不是被‘大耳窟’的高利贷给逼的！”

卢文中一哆嗦，茶水都溢出来了：“‘大耳窟’？那些巴斯商人？”

“不是那班杂种是谁？”老谭愤愤地说，“我那徒弟的父亲是个小商人，几年前借了‘大耳窟’6200银洋，第一年到期时他去还账，那巴斯商人却找不着人影。等到6200银洋滚利变成了4万银洋的巨款时，那巴斯商人出现了！可怜我那徒弟的父亲乃是一个小商人，哪里还得出这么多钱来？巴斯人便将他告到官府。官府觉得他丢了朝廷颜面，勒令他还债，他将全部家产变卖仍凑不齐4万元，便投江死了……”

几个人听得老谭叙述，唏嘘感叹不已。

卢文中却是听得心里一阵紧似一阵，身上冷汗涔涔，怔怔说道：“没想到世上真有如此卑劣手段，如此卑劣之人……！”

老谭：“卢叔，您是个忠厚人，我知道，巴斯商人这些下三烂勾当，您平时是听也不要听的。”

卢文中依然怔怔地：“忠厚？我要早知道这些事就好了……”

伍敦元警觉：“卢叔，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被自己的问题吓住了，“您没借过巴斯商人的高利贷吧？”

老谭却笑起来：“那怎么会？巴斯商人这一套只对那些小商人或艰穷行商有效，卢叔堂堂十三行总商，会上他这个当？”

伍敦元却仍旧盯着卢文中：“卢叔，没有吧？”

“没有……”卢文中恍惚答道，脑海里却浮现出另一幅图景：

他派去送信的仆人正策马向京城方向疾驰……

急骤的马蹄声似乎在他耳畔响起……

“快！快……”他不禁喊出声来……

就在他的喊声中，急骤的马蹄声忽然停住了！

大雨如注，“哗哗”下个不停……

山洪、泥石流、被毁的道路……

卢忠牵着马，被阻于毁坏的道路前，一筹莫展……

一个月的时限转眼就要到了。卢文中日盼夜盼，始终没有盼来京城的回音。忧心似焚，又不能找伍敦元等人商量，只能每天去商馆会所，翻看粤海关转抄来的邸报，不放过只字片语的消息。

忽然，一行字跃入他的眼帘：

“自本月初以来，鄂、豫、皖等省连降大雨，致使山洪暴发，江河泛滥，道路田舍被毁不知几许，交通几为断绝也……”

卢文中一把攥紧了邸报……

京城内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凄白的月光洒满一地。梧桐树影下，书房的窗口透出一片暖黄的灯光。

室内，火烛挑得剔亮，潘有度正在写一份奏折。

他好像听到院子外有人敲门。

潘有度听了听，放下笔，走出房间。

静夜里那敲门声越发地急。潘有度匆匆穿过庭院，打开院门。

门口站着一个人，牵着一匹马，人与马身上都沾满泥浆。

那人见了潘有度，喊一声：“潘姑爷！”扑地拜倒。

潘有度辨认道：“哎呀，这不是卢忠吗？你怎么来了？”

卢忠道：“小的正是卢忠，奉老爷与小姐之命，送急信给潘姑爷来了！”

潘有度一惊：“送急信？什么急信？”

卢忠从怀里掏出荔儿那封信：“潘姑爷请看！”

潘有度接过信：“先到屋里去谈。”

潘有度看完信，不觉跌足叫苦：“这样的急信你怎么才送到？眼见得一个月的期限就要到了呀！”

卢忠：“小的也是心急如焚。可是一路来，正好遇见湖北、安徽、河南等地大雨，多处道路被冲毁，因此耽误了十来天。”

潘有度叹道：“唉，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只愿那个‘大耳窟’不要逼人太甚！这样吧，你先去歇息，我安排好了再叫你。”

卢忠：“是。”

第二天一大早，潘有度便将卢忠一直送到京城郊外。

他从怀里掏出两封信来，交给卢忠，叮嘱道：“这里有两封信，一封你交到同行总管事梁老先生手中，请他立即拨20万两银子给广利行；一封你交给我岳父大人并畅云、忆卿和荔儿小姐，告诉他们，上次我请假回籍完婚未获朝廷批准。我会再次请假，但绝不可提借贷之事，那是朝廷所忌讳的。你都记下了？”

卢忠：“小的记下了。”

潘有度又从怀里掏出一锭50两纹银：“你一路辛苦，这就权当你的盘缠。”

卢忠忙说：“小的此次来，老爷给足了盘缠。”

潘有度：“不必多说了，办好这趟差事，我还有重赏。好，你去吧！”

卢忠便给潘有度磕了一个头，起身上马，飞驰而去。

潘有度一直目送他的身影消逝在一片林子后面……

远处的林梢，一群宿鸟猛地飞上刚刚亮起的天空。

天刚刚亮。卢家大屋的大门就被人“砰砰砰”捶得山响，门一打开，哈迪白铁青着脸就往里闯……

卢文中慌忙中披上衣服，连衣襟都没扣好，来到客厅，正好迎面碰上哈迪白。

哈迪白劈面问道：“一个月时间到了，你的钱准备好了吗？”

卢文中：“您先请坐。这么早，您想必还没吃早点，我让仆人给您去预备……”

哈迪白：“你没听见我的问题吗？我问你钱准备好没有？”

卢文中：“还没有，哈迪白先生能否再宽限几日？”

“不行！”哈迪白咆哮起来，“你今天必须偿还我的全部债务，否则我将把你告到你们官府，让他们看看，他们管治之下的商人，是怎样一群不讲信用的无赖！”

卢文中解释道：“哈迪白先生，请您听我解释……”

“我不听！”哈迪白胡乱挥动着手臂，打在了卢文中的脸上，卢文中往后一仰，几乎跌倒……“我不听你的解释！我要的是银子！银子！你这个白痴，听明白了吗……？”哈迪白咆哮着，辱骂着，疯狂地跳着，掀翻桌椅，碰掉茶杯花瓶，他挥动的双臂又好几次打到卢文中的脸上……

卢家的仆人都被这个巴斯人凶顽蛮横、状如癫狂的样子吓倒了，谁也不敢上前。而客厅门内侧，忆卿则把畅云和荔儿紧紧搂在怀里，悄悄流泪……

伍敦元、老谭他们闻讯赶来时，哈迪白已经走了。看着客厅里被掀翻的桌椅，满地的器皿碎片，伍敦元跺脚道：“卢叔呀，这件事您为什么不早说啊？”

卢文中捂着被哈迪白打肿的眼角，默不作声。

老谭看他这个样子，二话不说就往外走。

卢文中喊住他：“老谭，你要干什么？”

老谭咬牙道：“老子要给那个杂种一个好看！”

“千万使不得！”卢文中说，“不要把事情愈发闹大了！”